

# 海洋城市的青春詩篇

## 讀胡長松的臺語詩集《棋盤街路的城市》

陳金順 ◎ 文字工作者



棋盤街路的城市：  
臺語詩集

胡長松著/府城舊冊店/9705  
104頁/21公分/250元/平裝  
ISBN 9789868331815/863

胡長松於熱情的五月天，出版他的第一本臺語詩集《棋盤街路的城市》。書內為經他精挑細選的 37 首臺語詩，集成一冊約百來頁，有熱帶港都氣息青春詩篇。白底綠字素淨的封面，展現的不只是過度窄化的臺語文學出版機制，作家、詩人節衣縮食自籌經費出書的省錢策略，同時也是對主流出版市場重視五光十色封面，卻不盡然注重內涵的一種另類反諷。

胡長松出身於高雄內惟，他創作的養分與背景自然聚焦於他的故鄉。自華語長篇小說《柴山少年安魂曲》、《骷髏酒吧》、《烏鬼港》，一路寫到臺語短篇小說集《燈塔下》、《槍聲》，無論是自然、寫實，抑或是魔幻的書寫技巧，胡長松的筆尖總是將高雄的「地誌書寫」深刻在他的文學座標，不會遠離。

《棋盤街路的城市》這本浸染海洋氣息青春詩篇，雖然將書寫的視野拉寬拉大，從高雄擴展到整個臺灣。不過，無論書寫親情、描寫時代，基本上還是離不開自高雄出發的心志。方耀乾為《棋盤街路的城市》所寫的序文〈伊的高雄、親情kah時代〉指出這本詩集的在地意象：「胡長松的詩充滿著南臺灣在地的意象，詩中充滿南方的色彩kah聲音，伊是用詩咧畫風景，咧奏音樂的。胡長松的詩母是以激造語言為本的，是以真情kah思想深度建構起來的。其中有大時代的縮影，親情的牽挽，土地的思戀。」

與詩集同名的〈棋盤街路的城市〉，就是一首書寫「土地的思戀」的真情詩作。作者在自己心裡描繪一張城市的地圖，這張地圖裡頭有多地並存的「菜市仔、西藥房、文具行、學校、郵局……」，也有他地罕見的「運河、港口」。總之，在 62 句詩行裡頭，胡長松並未明確標示出一言半語高雄在地的景點，例如「西子灣、柴山、愛河……」等。這樣，反倒使得整首詩跳脫景點描寫的「浮光掠影」，將時間和空間拉得更遠。他



透過和第一人稱「你」對話的方式，以小說描寫的筆法，一字一句的將他四周圍的故事說出來。「你」其實指涉胡長松本身，「你」同時也是讀〈棋盤街路的城市〉的每一位讀者。「你」的阿媽「位燒霧e路e對面行過來/身軀晃咧晃咧/手裡攢一支銀色e茶壺」，這種形象化的書寫，在胡長松的詩集裡，俯拾皆是，這是做為一位小說家寫詩的才情。

宋澤萊認為，像胡長松這類寫實的詩，不需要用到「比喻」，它需要的是「描寫」的真功夫，不具備寫實功力的人，根本寫不出來。筆者於詩集的序文指出：「伊用小說家e筆路彩畫詩篇，歸本詩集讀透透，咱會發現這是一本透盪小說氣味e五彩詩篇。」

講到「五彩詩篇」，讓我們先來讀這首〈入眠〉：「踏過燈火閃爍e城市暗暝，/遠遠e山行入我e房內。//戴一頂溼氣霧重e青翠葉影 合/天頂秋沁e藍寶石天星所織e夜雲之帽，/領仔頸箍一條銀色溪水e絲仔領巾。//山埔e夜驚麻綴入來，/伊翅仔尾拖著長長道卜消失e/黃昏七色e彩帶。//值山e後壁，海湧褙開夢e螺扇，/恬恬坐店我e床邊。//今仔日，明仔載，後日，/寂靜中一樣時間之樹吐芽，//幾個囡仔行過我e身邊，/拍phok仔，唸歌，籊詩仔，/我倒值樹腳沉沉入眠……」。

關於胡長松的〈入眠〉，宋澤萊曾寫過一篇評論。他指出這首詩裡頭的意象非常豐富，包括「燈火閃爍e城市」、「遠遠e山」、「藍寶石天星」、「銀色溪水e絲仔

領巾」、「七色e彩帶」等，「都附帶了顏色和狀態的形容詞，使本詩的意象異常的鮮活，本來夜晚應該是沒有顏色的，現在居然有那麼豐富的顏色。」

〈值五福橋頂〉，是胡長松以說故事的方式，所寫出來的73行長詩。他懷念愛河與愛河邊的五福橋，以及橋的四周圍所發生的故事。無論是青年男女在橋上kiss的浪漫，抑或是點亮紅色燈泡的矮屋裡頭女人的滄桑，甚至由五福橋假扮電影「八百壯士」裡的蘇州橋這種天方夜譚，都是他少年時代無法忘懷的深刻記憶。胡長松有好幾年的時間，離開故鄉高雄出外讀書，「阿小酒館e音樂聲/道化做我e鄉愁/我時常會值夢中e五福橋頂/看見海鳥e身軀貼近五彩e愛河/翅鼓振動/一直飛深入去」。

童年的記憶，深深烙印在胡長松的腦海裡，這些畫面不是無色無味的素描，而是一幅又一幅兒時的彩色圖像。長大之後，他將記憶深處的底片剪接成詩，帶著我們回到三十年前看得見青蛙、芋頭園、菱角田的故鄉。小學一年級那個透著薄霧的早晨，綠色光線照著媽媽用來擦眼淚，霜凍龜裂的手掌。下課時間，學校的紅磚牆邊，看見媽媽包頭巾，在新舖的柏油路面耙粟仔，「日光蒸起來/遐 一壘一壘e/金黃色e粟仔/親像流動e熱湧 滾絞」（〈下課時間〉）。胡長松透過詩筆重現兒時的場景，將他對媽媽的愛，一幕一幕深深的刻劃出來。

胡長松和天底下所有做父親的男人一樣，疼惜兒女，特別為他們寫出9首「予囡

仔e情歌」。以超音波所照射的第一張大頭相，他看到孩子「恬恬值媽媽e腹肚內底/有肥軟膨皮e嘴phoe<sup>2</sup>，/目矚矚矚/嘴唇襁開親像底笑」（〈第一張大頭相〉）。〈有時爸爸值夢中〉同樣是他對寶貝兒女的深情疼愛之作，「有時爸爸值夢中/會聽見你親像風鈴仔e笑聲/掛在秋陽e窗邊/爸爸雙手將你夯懸/你柔軟e頭毛/道值旋轉e風中飄動」、「有時爸爸值夢中/耳孔貼著你勻勻仔e心跳/彼時你猶值媽媽e腹肚裡/阿天使，歇在銀河e岸邊/伊e翅鼓/攔（khoe<sup>3</sup>）在熠熠e天星之間」。

《棋盤街路的城市》最後一輯「港口之歌」，的的確確具有海洋城市的青春氣息。〈港口日出〉、〈風甲雨來到港口〉、〈愛情碼頭e一粒流星〉，胡長松功夫盡現，以臺語詩壇罕見的技巧，充分展現海波浪的意

象、海港的故事和繽紛的五彩光澤。

其實，善於說故事、詩藝盡現的胡長松，是一位有宗教信仰的基督徒。在文學創作的路途上，或許信仰能夠帶給他足夠的力量，繼續行走於這條坎坎坷坷的臺語文學路。最後，讓我們來體會這首有濃濃宗教味的序詩〈我有一個夢〉：「值夢中，我心肝未閣為著不義驚嚇/因為我知影，上帝會賜我有夠e力量//賜我勇氣講出我e心內話/未有暗嵌，嘛未有虛華e膨風//予我e心充滿色緻親像花蕾/Sak開肉體e軟弱合烏暗e數想//予我瞭解我e過錯/而且我e過錯，會予我暗中傷害e人所瞭解//安呢，我才有機會/向望般e原諒//予我有淡薄仔智慧去發見人性e良知合美麗/存在值萬物之中e氣力，生命e秘密//時常會使帶著微笑e面容/行值故鄉e小路」。SEN